

2020年11月8日

主日講台信息

從「會友」到「使命門徒」

／董家驊牧師

經文：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1－9 節

「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的，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我常為你們感謝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穌裡所賜給你們的恩惠；又因你們在他裡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識都全備，正如我為基督作的見證，在你們心裡得以堅固，以致你們在恩賜上沒有一樣不及人的，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他也必堅固你們到底，叫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日子無可責備。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弟兄姊妹大家主日早安。很開心差傳年會的最後一天，我們要一起來領受信息。我想問一下，在座有多少弟兄姊妹是台北信友堂你自認是「會友」的，可以舉手。好 謝謝 請放下。希望我今天的信息不會得罪你。

差傳年會的提醒

從「會友」到「使命門徒」的意思，不是要否定我們是一個教會「會友」的身分，但是在提醒我們，我們的身分不只是一個教會的「會友」。差傳年會同樣的也不是在講遠方的宣教士而已，好像我們只是站在遠處禱告、奉獻支持。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差傳年會也提醒我們，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奉差遣的。

剛剛我們所讀的經文，哥林多前書，是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哥林多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哥林多其實位在歐亞大陸（歐洲跟亞洲）的交界處，它是交通要道，在羅馬帝國當中連結了西邊跟東邊。

哥林多同時是一個娛樂的重鎮。在古希臘有四大運動盛會，其中我們最熟悉的就是奧運，奧林匹克運動會，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在當時與奧林匹克運動會齊名的，叫地峽運動會，兩年辦一次。這個運動會就是舉辦在哥林多。因此它是一個

有歷史的城市，然而在主前 146 年 它被羅馬給攻陷了，整個城被徹底的摧毀。將近一百年後，主前 44 年它被重建，成為一個羅馬殖民地的城市，同時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年輕城市。

保羅在旅行佈道的時候到了哥林多，住了一年又六個月，建立了哥林多教會。與他同工的有亞居拉 百基拉。同時哥林多教會也是人才濟濟，亞波羅這位聖經上所形容，滿有恩賜講解聖經的教師，也曾待在哥林多多年，教導哥林多教會。這也是一個同時有外邦人跟猶太人並存的教會，內部充滿著多元，他們是有他們的歷史，但同時有許多的新移民，或者是不同文化背景、世界觀的人來到這個教會，來到這個城市。

其實哥林多教會跟台北非常像，哥林多這個城市跟台北有非常多類似的的地方，首先我們都曾經在歷史當中長期的為殖民地，因為殖民地的關係，族群是很多元的，存在著多元的文化，甚至歷史觀和世界觀的競爭。如同當年的哥林多，台北也是一個年輕的城市，位在東西方世界的交會之處，如同當年的哥林多一樣，充滿著向上爬升的機會，但也充滿著被擠到下面的焦慮跟壓力。也如同當年的哥林多，台北有各式各樣的名講員，各種流派的教導，互相的激盪衝擊，甚至在許多教會內部都隱隱含著路線之爭。這也是為什麼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花了很大的時間在處理教會內部分黨結派的事。然而台北跟哥林多也有不一樣的地方，除了時代差了兩千年，哥林多所敬拜的對象是許許多多的神明，而台北今天當代我們所敬拜最主要的對象是自我。

我很喜歡一部電影叫 **La La land**，中文翻成叫「樂來樂愛你」。我很喜歡它的原因是它是在洛杉磯拍的，那這部電影出來的時候，我跟我太太還住在洛杉磯，所以看這部電影有點像是去看一個一個我們到過的地方，包括這張投影片他們跳舞的地方，也是我跟我太太約會散步過的地方。在這部電影裡面，影評家王星然他就說，「追尋真我、忠於真我，成為這個時代最時髦、最具道德情操、最具政治正確的新生活運動。」

自我身分認同

加拿大哲學家 **Charles Taylor** 在「世俗時代」這本書裡面形容我們的時代是 **the age of authenticity**，一個真我的時代，不斷要強調真實的我。他怎麼形容呢？這位哲學家說，在這個真我時代裡面，上帝被推出去了，每個人自求多福，但同時又被迫要去定義自己是誰，同時又不能告訴別人應該怎麼做，於是充滿著徬徨、害怕、焦慮又冷漠，同時我們很努力的要爭取他人認可我們對自己的自我定義。

在今天這樣的困境當中，許多時候我們常常用兩種方式，試著去找到自己，第一個方式，就是透過加入一個組織，第二個方式，就是透過努力的追尋自我的實現。而這兩種方式也無形當中影響著我們的門徒生活，影響著作為基督徒我們怎麼去跟隨耶穌。

透過加入組織想要找到我們真實的身分、意義、歸屬，最終我們一不小心，就把跟隨耶穌等同於只是加入某一個組織；一不小心，把跟隨耶穌等同於只是參加組織的活動；一不小心，做禮拜變成了跟隨耶穌的同義字。

弟兄姊妹，我千萬絕對不是在說崇拜不重要，崇拜太重要了，這是我們一個禮拜當中學習規禮、對齊的時候。這也是一個生命的節奏，提醒我們有一天，七天裡面，六天當工作，有一天當分別出來與上帝對齊，太重要了。但是，若我們把做禮拜這個事件就等於我們在跟隨耶穌了，或許我們把跟隨耶穌看得太少，看得太狹隘了。

而另外一極端，當我們想要透過追求自我實現來跟隨耶穌的時候，其實我們就把跟隨耶穌簡化為活出美好的自我，活出自己最大的潛能。

所以今天我們的題目叫做從「會友」到「使命門徒」，就是我們要用一個新的眼光跟角度，來看待什麼叫做作主門徒，來看待作耶穌基督門徒、作耶穌基督跟隨者的意義是什麼。

你知道在台灣的國立大學裡，每年畢業生當中有五成以上的學生沒有繼續做他的專業所訓練他做的事情。當很多訪問去問這些人，為什麼不去用他大學的專業來工作的時候，他們說，「因為我讀了之後才發現那不是我要的」。當很多時候我們進一步問，「那如果可以重來一次，你會選什麼？」許許多多的畢業生說，「我還是不知道我要的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困境，一方面透過加入組織試著找到意義，一方面又試著自己去定義自己是誰，但是卻在當中陷入破碎跟孤立的困境。

基督徒的身分：蒙召作聖徒

在哥林多前書第 1 章第 1 節，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奉上帝旨意，蒙召作耶穌基督使徒的保羅，同兄弟所提尼，寫信給在哥林多上帝的教會，就是在基督耶穌裡成聖、蒙召作聖徒，以及所有在各處求告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我用的是和合本修訂本，所以會跟和合本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在這短短的兩節經文裡面，有一個字不斷的重複，就是「蒙召」。當我們迫切的渴望透過加入組織來定義自己是誰的時候，當我們迫切的努力透過自我實現來找到自己是誰的時候，保羅卻提醒我們，我們的真實身分來自蒙召，我們是被上帝所召的。

這世界的組織會過去，就如同當年的哥林多的教會，如果當年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他們的身分只是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如今哥林多教會何在？早就不在了。如果我們的身分是寄託於組織，組織會過去。如果我們的生命是寄託於個人的自我實現，那更加的不穩定。但是基督徒的真實身分是來自我們是蒙召的，在基督耶穌裡成聖的，蒙召作聖徒的。聖徒的意思不是作道德完人，而是被分別出來的。

保羅說，你們是蒙召的，如同我是蒙召的一樣。我們的身分認同基礎，既不是自我建構，也不是群體的身分認同，而是我們被那位創造萬有的上帝所呼召，這位上帝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

因此，成為耶穌基督的門徒，不是要抓住某一個原則，來作一個有原則的人，而是作一位有基督的人。這是很不一樣的，因為這世界充滿著許多的事情，是我們無法靠一個單一的原則去判斷一切事情的時候，以致於神學家潘霍華他就說，我們不可能只是把一個冰冷的原則當作耶穌來跟隨，耶穌是有位格的。

就好像今天如果我的孩子他們想要來愛我，問說：「爸爸，教我一個原則，我只要遵守那個原則就是愛你」，我要講什麼？我大概很難講，因為如果我講說這個原則就是要聽爸爸的話，有些時候其實事後我會後悔他們聽我的話。如果那一個原則是，長大之後，老了，記得要常回來看我，如果我們住在不同的國家，常回來看我是什麼意思，他會不會為了我的這一句話最後內疚一輩子，而我作為父親也為著我的這句話讓我的兒子內疚一輩子，我也內疚一輩子。

如果我們今天要抓住一個原則，來過一個跟隨耶穌的生活，其實不可能的。的確有一些原則幫助我們來跟隨耶穌，可是不要忘記上帝是活的。因此作一個使命的門徒，首先我們要問自己是，上帝的主權有沒有在你我的生命當中活潑的彰顯？我們每天的生活是日復一日，年過一年這樣過，還是每一天我們都在上帝面前跟上帝說，「主，你有甚麼話要說？主，你有什麼心意」？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早上我會靈修，靈修的時候我會默想一段經文，默想那段經文一方面是自己領受，另外一方面是，如果那一天裡面有任何人要請我為他禱告，我就一定去用那段經文來為他禱告。為什麼？因為如果今天我要按著我的意思為他禱告，其實我大概都知道我要禱告什麼，所以有的時候我需要常常問上帝是，「神，今天我在默想的經文，你有甚麼話要對我說，你有甚麼話要對我的弟兄，我的姊妹說，有甚麼話要對這位還不認識你的人說」。跟隨耶穌是跟隨一位有位格的上帝。而蒙召成為聖徒不是作一個道德完人，而是作一個與這世界

有分別的人。

疫情改變了許多事，幾個禮拜前有人請我講一個專題叫做疫情後的教會與社會關懷，他們希望我談一談疫情帶來哪些改變。我想了很久在預備這個專題，最後我跟邀請我的人說，我的結論是，疫情沒有帶來什麼改變，疫情只不過突顯出早就改變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疫情改變了我們的教會生活，讓我們的信仰受到挑戰，但或許是因為我們已經太習慣把我們的信仰生活依附於某一些活動、某一些節目，以致於當我們沒有辦法進行那些活動跟節目的時候，我們突然覺得我們的信仰生活震盪。

可是我們看到教會在一開始他就是跟隨一位永活的上帝，在一個變動的時代，在不同的處境當中來持續的回應呼召，持續的跟隨耶穌基督。今天疫情只不過突顯出我們把跟隨耶穌跟我們日常生活作了太大的一個切割，以致於好像只有參加某一些教會活動的時候我們在跟隨耶穌，而平時週間的上班就是在世界按照世界的邏輯來拼活。所以疫情也再一次提醒我們，我們不只是一個組織，我們不只是「會友」，我們是回應那位呼召我們的上帝，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

基督是主，教會是上帝的

其次保羅提醒他們，「**基督是他們的主，也是我們的主。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上帝並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保羅講到真實的歸屬感，我們永恆的歸屬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地上的組織，而是我們是上帝的教會。

弟兄姊妹，這帶來一個極大的釋放，就是教會是上帝的。因此一方面我們要努力的來回應，來建造教會，但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不用那麼焦慮，因為教會是上帝的，所以誰負責？最終不是我們負責，是上帝負責。

常常我們會看到許多時候，包括牧者、我自己，當投身一個事工，一開始是出於回應上帝，可是久而久之，事工變成我的上帝；久而久之這個我所負責的變成我的寶貝。於是當它被攻擊的時候，我感到我個人被攻擊；於是當它受虧損的時候我感到我個人虧損；當它失敗的時候我感到我個人是失敗的，所以我們要常常被提醒，我們是上帝的教會，基督是他人的主，也是我的主。

保羅邀請哥林多的教會進入到一個更大的故事裡面來重新認識自己是誰、自己屬於誰。我們或我們教會不是孤立於上帝的教會之外的，我們是在上帝的普世宣教心意裡面的。

台北信友堂的建立可以最早追溯到 1860 年，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有一個叫美北長老會的群體差遣的宣教士，也不是來台北建立教會，是到了上海的黃埔建立了教會。有一位叫但約翰的宣教士所建立的。台北信友堂的開始是因為在十九世紀普世宣教運動所結出的一個果子，而在廿世紀 1949 年因著當時國際局勢的變動，許許多多的上海的這些當時的華人領袖，特別是當時教會已經是宣教士交棒給華人的教會領袖，來到台灣的 1949 年建立了台北信友堂。而台北信友堂也一直是參與在上帝的普世心意的裡面。第一屆的洛桑福音大會在 1974 年瑞士洛桑舉辦的時候，我們的韓偉長老就是其中一位華人教會的代表，並且在兩年之後，這一群參加第一屆世界洛桑福音運動的六十幾位華人教會領袖開始的世界華人福音運動，韓偉長老也是台灣教會的代表。

一再地我們看到，其實我們的故事是在一個更大的故事裡面，而那個更大的故事是上帝的故事。因此一方面我們要在本地盡忠，在本地成為委身於這個群體，來見證耶穌基督的福音，而一方面我們要想到我們是屬於上帝的，祂不但是我們的上帝，也是其他教會的上帝，也是普世教會的上帝，更是全地的主。

我們被呼召成為聖徒，就是不以這世界的方式來改變這個世界，而是以十字架的方式，基督捨己，以復活戰勝了死亡，祂邀請我們完全的降服於祂，放下自己，我們在耶穌基督裡才經歷轉化的能力，因著對上帝偉大心意的認識，我們的降服不再是屈從。今天很多的時候基督徒的降服是，「上帝，我知道你掌權，我不得已，我只好順服你」，如果我們真認識上帝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我們的降服不是放棄自己的主權，而是歡然的交託我們生命的主權。

十九世紀著名的佈道家跟慈善家喬治穆勒，上帝透過他做了許許多多偉大的事情，而且穆勒是一個禱告的人。有一天有人來問穆勒說，「你禱告的能力從何而來？」我也很想問，「你禱告的能力從何而來？」好在有紀錄穆勒的回答，所以我不需要自己去問。穆勒說，「**There is a day Mueller died to his own ambition, will, and agenda.**」（曾經有一天，穆勒這個人向著自己的野心、意志、跟他想要完成的事情死掉。）這是禱告能力的來源，願主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成就在我們身上，如同在天上。很多時候我們太執著要成就我們的事情了。

前段時間我壓力很大，跟一個朋友在出來聊天的時候，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們對很多的事情看法很不同。在那次聊天裡面，我們就聊到說，其實最終不論我們兩個為主成就了什麼，還是一事無成，最終存到永遠的大概不會是我們所做的事情，而是我們兩個人在基督裡那真實的相愛的關係。

當我們學習向上帝的心意全然的降服，向自己的野心、意志、議程、控制，死掉的時候，那帶我們進入到一個更開闊、更美麗的上帝的新世界。

神召我們與主耶穌成為生命共同體

第 9 節，保羅再次提醒哥林多教會，「上帝是信實的，祂呼召你們，好與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共享團契。」共享團契的意思就是成為生命的共同體。這裡講到上帝是信實的，而且祂呼召我們，因此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是有意義的。我們被呼召是作聖徒，同時要與基督共享生命，並有分於上帝自己的使命。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當你來參加教會一年一度的差傳年會的時候，你的心態是什麼。從小在教會長大，每年的差傳年會我覺得都是一次對我的定罪大會，就是提醒自己其實外面還有很多人還沒信主，就是提醒自己要奉獻了，就是提醒自己要關注一年都沒有關心的宣教士，很真實的，從小在教會長大，有的時候教會的差傳年會對作為一個學生，作為一個年輕人的感受真的是如此。

但是我們常常忘記一件事情，就是差傳的意思是重新去認識上帝對我們眾人的使命，差傳的意思不是只是為那些被差傳的人禱告、守望、看顧，也是再一次的想起我們也是奉差遣的，我們也是奉差遣傳揚福音的，有些人在遠處，有些人在近處，有些人在遠處異地跨文化宣教，但是不代表我們這些沒有去跨文化宣教的人，我們在本地就只是無所事事，就只是一年紀念他們一次。差傳提醒我們，我們每個人都在回應同一個上帝，回應同一個使命，但是以不一樣的方式，有些人，上帝呼召他成為宣教士。有些人，上帝呼召他成為本地的牧者、傳道人。有些人，上帝呼召他在本地以他的專業，以他的工作來服事上帝，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奉差遣的。

而且差傳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渴望找到自己生命意義，其實領受使命不就正是代表領受意義？當我們到處都在找哪裡可以發揮自己生命的真實意義的時候，差傳提醒我們，每一個耶穌基督的門徒 其實我們是何等的幸福，因為我們是一群有領受使命的百姓。教會的使命是什麼？保羅提醒，是上帝呼召我們，要與耶穌基督共享團契，成為生命的共同體。

我跟我太太結婚十五年，我在石牌信友堂長大，但我結婚的時候是用台北信友堂的教堂，然後沈牧師祝禱。十五年後的今天我跟我太太有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六歲，因為很長一段時間想要孩子，要不到，所以非常珍惜這兩個孩子，非常愛這兩個孩子。今天早上當我要出門的時候，我的孩子跟我說，「爸爸，可不可以跟我玩那個 Stack cups」，就是那個什麼弄杯子的東西，我就跟他說，「爸爸要出去服事了」，然後兒子就很失落的眼神。我發現孩子可以是上帝的禮物，但是也可能一不小心變成我們生命的偶像。

在過去這三年當中，我們家庭要分別做了幾個其實蠻大的決定，包括搬家，從一個國家搬到另外一個國家，包括明年身上服事職分的一個轉換，但是當我在回想這些過程的時候我發現，最寶貴的其實不是「作對決定」這件事，而是在

「作決定的過程當中經歷上帝同在」的這件事。

所以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在宣教，在他被捕要被送去羅馬的時候，遇到船難，他的生命危險，都遇到困難，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候，當主站在他旁邊跟他說，「我要與你 我與你同在，不要怕」，他的心就有確據，他就有了力量，那個力量不是來自他已經知道要怎麼搞定他的事工，他的力量也不是來自他曉得他的事工在兩千年後將會有極大的影響力，不是的。

事實上許多的宣教士至今過世幾百年，默默無聞，無人紀念。許多宣教士他們所建立的教會 我們常常講很多那些宣教士建立的教會如今變得多大，有許多宣教士今天他們當年所建立的教會如今已經人去樓空，但是這不代表他們的生命沒有意義，因為保羅在這裡說，上帝是信實的，祂呼召我們要與主耶穌基督共享團契。

因此在我們生命的每一個跨越的過程當中，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這個決定是不是百分之百完美、正確，而是在這過程當中我們是不是被上帝抓住，是不是與上帝同心同行。而當教會的使命就是與上帝在一起成為生命共同體的時候，我們自然就是在回應上帝的使命。

每個信徒都是帶著使命的門徒

Missional discipleship 「使命門徒」。「會友」到「使命門徒」在講的就是跟隨耶穌就是作主門徒。我們所跟隨的耶穌是誰呢？不就是那位宣教的上帝嗎？因此，作主門徒本身就是在跟隨那位宣教的上帝，因此本身就會驅動我們去回應上帝的使命。我們每個人都被呼召，成為一個帶著上帝使命回應上帝使命的門徒。這不是說我們就不再是某個教會的「會友」了，而是讓我們看到我們的身分不只是「會友」，更是屬上帝的門徒，是帶著使命的。

今天差傳年會當中，我們許多時候都會鼓勵弟兄姊妹，包括石牌信友堂這禮拜跟未來兩週是我們的宣教月，我們都會鼓勵弟兄姊妹要為宣教禱告，奉獻，甚至參與，**pray- give- go**。但我想這個順序也可以反過來，在差傳年會當中，我們也可以學習 **go- give- pray**。這個 **go** 就是我們這次所講的跨越，跨越自我中心的界線，跨越帝國這個世界邏輯怎麼運作的界線，以一個有別於世界的邏輯來見證福音的好消息，跨越教會內部群體的差異。跨文化，是的，很困難，要學一個新的語言，要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然而在我們當中就在我們當中，我們也有許多要跨越的。

上禮拜在跟長老開會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在談到跨文化，有個長老坐在我旁

邊，就指著我說，「各位，我跟他也有文化差異啊」。這位長老是我們家很好的朋友，從小看我長大，他就是像我的親叔叔一樣，但是很有意思，即便如此之親，年齡差個二、三十歲，我們之間仍然有很多想法是很不同的。

而當我們學習在跨越內部差異的時候，當我們跨越的時候，其實我們需要 **give**，這個 **give** 可能是降服，把自我放下，把我們的野心放下，把我們的自以為義放下，而在降服於主的當中，我們來到上帝面前，同時想到那些在遠方的宣教士。在我們內部跨越的時候，我們更深刻的體會到，在同個語言的環境裡，尚且跨越都那麼困難了，更何況是那些遠方的宣教士。這時候我相信我們的禱告是更有感的，我們的禱告就不再只是「主啊，求你紀念他，好，我今年禱告完了，我今年有為宣教士禱告」，而是更有感受的是，在內部的跨越尚且那麼困難，更何況是那些遠方的宣教士，而當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也想到我們能夠 **give** 給的，我們能夠奉獻的不只是金錢，也包含金錢，也是我們生命，我們的時間，我們的恩賜跟才能。今天許許多多創啟地區，其實真正要進去裡面宣教的，可能用傳統宣教士的身分根本進不去，但是用專業的身分，用營商的身分進去，才能夠進得去。

在差傳年會的最後，提醒我們跨界從現在就開始，而當教會成為一個開始跨越自我中心的界線，這世界帝國邏輯的界線，內部差異的界線，仇恨對立的界線，教會圍牆的界線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有些人在近處，有些人在遠地，都是被差遣宣講這好消息的人。想像一下，如果今天在世界各地宣講好消息的不只是宣教士，不只是牧師，不只是傳道人，不只是長老執事，而是每一個基督的門徒，這個世界會多麼的不一樣。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上帝謝謝你，你讓我們的生命是領受使命的生命，天父，孩子為台北信友堂感恩，幾十年來你使用教會參與在普世的宣教當中，幾十年來，你感動許許多的弟兄姊妹，默默的忠心委身，今天我們再一次把自己委身於你，再一次對你說，主，我們在這裡，求你差派我們，不論是在近處，或是你感動我們往遠處去，不論是透過禱告支持，還是透過親自投身，主，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蒙你呼召，成為聖徒，並且要與你成為生命共同體。祝福台北信友堂在差傳大會當中我們經歷生命的更新，都成為帶著使命進入世界奉差遣的門徒。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整理）